

河海映日 城韵悠长

崔薇薇

阳光，营口最动人的底色。它是春日融冰的暖光，盛夏灼岸的烈光，金秋遍野的柔光，冬日裹尘的温光。它落在百年古刹的飞檐翘角，漫过大辽河四季流转的冰面与清波，洒在西炮台斑驳夯土的每一道纹路里，铺满白沙湾朝暮更迭的柔软沙滩，也栖在寻常人家檐角，伴着晨鸣与暮色，晕染出满城烟火暖意。

一城风光，半城日光，晨昏流转不停，四季更迭往复。营口的灵秀与厚重、温婉与壮阔，全都藏在这一束束跨越四季、浸润古今的阳光里。

清晨的朝阳，照亮营口的静谧与安然。晨光轻拂楞严寺，青烟绕塔，铜铃轻响，为古刹镀上一层柔和金边，扫去尘世浮躁，留一方心安净土；晨光驱散薄雾，漫过大辽河初融的冰面，清冷中透着温润，唤醒整座城市的生机。无论寒暑，这缕晨光总能抚平喧嚣，让港城在安然中开启新的朝夕。

白昼的日光，是鲜活灵动的城市脉搏。初夏日光倾洒，大辽河水波荡漾，鸥鸟翩跹逐浪，丹顶鹤在湿地闲庭信步，壮阔鸟浪如约而起，人与自然和谐相依，绘就生态营口的诗意画卷；金秋暖阳铺陈，河海两岸草木鎏金，老港码头船桅错落，

日光映着往来烟火，藏着这座城生生不息的活力。日光所及，是自然的灵秀，更是城市的鲜活。

傍晚的夕阳，厚重绵长，藏尽营口的岁月风骨。大辽河落日圆润如灯，夕阳缓缓坠向海面，这份河海相拥的落日盛景，是独一份的壮阔；西炮台暮色沉沉，夕阳余晖轻抚斑驳墙体与百年弹坑，历史的沧桑厚重与当下的安宁祥和，在落日光影中静静交融，诉说着港城的百年过往；白沙湾的余晖漫过碧海银滩，北国海岸的壮阔与温婉，在霞光里完美相拥，四季夕阳各有风韵，却同样动人心弦。

这缕四季流转的阳光，照见河海之乡的灵秀底色，见证百年港城的风雨担当；它暖着街头巷尾的市井烟火，护着河海湿地的生灵万物，更凝练成独属于营口的城市之光，藏着文脉底蕴，载着烟火温情。从蟠龙山巅到辽东湾畔，从百年老港到西海岸边，阳光所至之处，皆是营口的温柔风骨与独特气韵。

我们以文为笔，以四季阳光为墨，循着朝暮日光的轨迹，串联起这座城的晨与昏、古与今、静与闹，定格河海与阳光相拥的每一刻美好。愿以这几篇光影文字，读懂这座河海港城，独属于阳光的浪漫与深情。



辽河落日

云海苍茫。 吴晓英 摄

赵树发

“大漠孤烟直，长河落日圆。”每次来大辽河边拍落日，我都会想起王维的这两句诗。只是大辽河流经市区后绵延数里，蜿蜒逶迤，两岸芦苇林立，草木丛生，并无“大漠孤烟”；“长河”倒是可以用“辽河”替代，赶上晴天少云，落日确实圆润。

大概十多年前，我喜欢上了拍云彩。不是“长枪短炮”那种拍，单纯就是用手机拍。云图本身就是虚幻的、稍纵即逝的，根本不用着高清晰的镜头和高分辨率的像素。拍云彩不是闲得无聊，是我对虚无缥缈的事物产生了兴趣。这种闲，是悠闲。就像各式各样的云，自在而又决然，它们没有左与右的偏执，不拘身份的高下，一点都不像志志的人间。我家住在大辽河岸畔，从小区走到河沿儿，距离不到300米，几分钟的时间。在河沿儿拍云彩，倒不是大辽河上空的云有多好，云彩高高在上，在哪看都一样。只是拍云彩这种爱好，需要心境的加持，预测远远跟不上风云变幻，有时一天也等不到一张满意的云图。有时候，那些灵动的怪物肆无忌惮地和我对视。宽阔的大辽河上空，可以释放很多想象。也许，我就是来体验什么叫过眼烟云。

8月的一个傍晚，我又来到河沿儿。辽河上空的云彩在晚霞的映照下恣肆而张扬，让人捉摸不定。原本白的云慢慢就红了；原本乌黑的云更加黑了，像着了墨一样；原本中规中矩的云朵，或妖娆，或诡异。这时候，更加耀眼的夕阳登场了。它悬挂在距离水面三竿到两竿的位置，圆圆的，像一盏硕大的红灯笼。余晖，与落日连成一体，洒在河面上，随波摆动，像不由自主的灯笼儿。这是我第一次在家乡的大辽河上看到如此美丽的落日。彼时，河水正在涨潮，我一边欣赏着辉煌的落日，一边感受着河水倒流的壮观和气魄。

之后，我在一年间写下了一组诗《辽河十二月》，把我在河沿儿每个月看到的景象和所感悟记录在12首诗中，其中两首提到了辽河落日。

有学者将营口段河流归属为浑河，最终被命名为“大辽河”。其实，不管是地理意义上的浑河，还是现在的大辽河，我们营口人都坚定地称呼其为“辽河”。营口还有一个值得炫耀的说法，即营口是中国大陆上唯一一个可观夕阳坠海的地级市。这是央视说的，我姑且信以为真。夕阳坠海，其实是辽河落日的延展。如果只在河沿儿看落

日，夕阳就是落在宽阔的河面上。如果一路西下，过了辽河特大桥，我们看的就是夕阳坠落在辽河口；继续向西、向南，就是妥妥的夕阳坠海了。

当然，夕阳的坠落点不是被河水冲走的。随着季节的变化，夕阳变换着位置坠落。基本规律是逐渐向西南方向移动，夏天叫辽河落日，到了冬天就是夕阳坠海了。即便隆冬时节，落日依然十分迷人。下午4点半左右，太阳开始收敛耀眼的白光。晚霞投射到海面，海面熠熠生辉。落日准时出现，它垂悬在天边的样子，很容易让人想起一部国产电影的名字——《大红灯笼高高挂》。但它不会容许更多遐想，仅仅三五分钟，落日就已触及海面，接下来便是海水吞日的全过程，像是正在发生的日全食，直至光润也消失殆尽。冬天的落日和夏天的落日没什么不同，只是它悄无声息地穿越了厚厚的冰层，仿佛近景魔术，让人看不出一点儿破绽。

曾经有那么几天，我心情大好，天气也积极配合着我。我连着三天到河沿儿看落日。连着三天，太阳都在同一个地方垂直坠入大辽河，也许有偏差，但河面宽阔而绵长，肉眼根本看不出来。连着三天，我去的时候都是涨潮，河面风大浪大，呼啸着向上游涌去，一浪挨着一浪。偶尔有几只水鸟在波涛汹涌的大辽河上空盘旋，像是夕阳下的舞者，更像是和我一样的观察者。连着三天，我都静默无语，我知道我的话不起任何作用。日落大辽河，是河水的包容；水鸟盘旋，那是天空的领地。我想，管不了身外的事就管好自己吧，因为有很多时候，我连自己都把控不了自己。

看辽河落日、或拍辽河落日，虽然会占据我一定的闲暇时间，但是其中的乐趣往往会让我乐此不疲。有时，我会把落日托在手上，定格在相机里；有时，我看到落日“卡”在辽河特大桥的铁架上，竟然有些许的担忧；我甚至拍到了一张酷似“夸父逐日”的云图，让我沾沾自喜了好多时日。

想起诗人余秀华的两句诗：“一个能够升起月亮的身躯/必然驮住了无数次的日落。”千百年来，大辽河永远生生不息地流淌着，渤海永远漫不经心地波涛着。我们这些有福的人，不仅得到了大辽河的滋养，还享受着心灵的荡漾。

(2026年2月28日)



落日余晖。 宋振友 摄

追着冬日夕阳，我漫步在素有“东北第一滩”之称的白沙湾黄金海岸线。

空气，清凛凛的；大海，平展展的。熟悉了大海汹涌，忽然面对静止的它，那种反差感和欢愉之情难以表述。何况现在正是太阳一日中颜色最浓烈最富有诗意的时刻。

白沙湾很静，静得可以听见心跳细密的韵律，静得连轻撩起我长发及腰的风儿，顽皮似的悠悠荡荡加入了韵脚。我垂青这份安静，恰和平素里本真的性格。虽身处闹市，却喜偏隅浅隐。打破静谧的是踩着细软沙子的脚步声，细细的，斜斜的；更像刻意捣乱的沙锤，一下一下晃动静谧的樊篱，静的平衡，静的秩序。

软软的沙滩，蜿蜒地顺着海岸线向东西方向爬去，与之相依的海水，在跟寒冷对抗与比拼中，渐失气势，而后，退向远方，退向天际，留下一张巨大无比的洁白信笺，等知音翰墨，待知己抒怀。

雪零零散散地停留在景区内的栏杆、棚架、观景台；尤其是沙滩，这一块儿，那一片儿，像天空不小心掉落的云，加上落日余晖，竟多了一层神秘气息。

生活中我最喜欢蓝色，大海符合我的审美。

我愿意躺在白沙湾的沙滩上弯成一枚新月，惬意地瞧着海水，它们温顺、倔强，咆哮。浪一簇簇涌动，花一朵朵盛开；它们撕咬沙滩，又迅疾地离开。从各地赶来的人们，欣赏着白沙湾葱郁的绿，纯粹的蓝。沙滩上、绿荫处、海水中，帐篷、遮阳伞、摩托艇汇成一幅幅五颜六色的休闲画卷。成群的海鸥或翔舞海面，或绅士般在沙滩踱步，那神态实在是可爱至极。偶有呆头呆脑的，落于人群，而后蹙眉搭眼啊啊叫着飞向大海，翅膀扇起一颗颗沙粒。我用善意友爱的眼光目送海鸥远去。

海沸腾着，景区内热火朝天。八仙过海壁画、龙凤寺、孤仙洞、仙人井等等景点，都有打卡或者寻古的人们。

天色渐渐灰蒙。难道我脚下的沙滩就是传说中那条白龙？片片残雪胜似白鳞，还像它撞击浮渡河畔的白沙山时掉落的碎块。黑龙呢？我望着延展的黄色海岸线与冻得雪白的海面，不置可否地摇摇头。因为我曾目睹过白龙黑龙在海里追来赶去的奇特景象。想必许多人来白沙湾游玩，也想大饱眼福，不虚此行的。

说是奇观，其实是大自然与人类完美的巧合。

白沙湾景区从仙人岛至浮渡河河口，全长约15公里。原来规划好的沙滩到海的距离，一到大潮，海水会无意识地蹿上岸，给景区

造成破坏和困扰。为了解决这个问题，人们在海里筑起两道堤坝，缓解海水冲击沙滩的力量，所以，现在沙滩呈现的温情和舒缓，归功于两道堤坝。没成想反倒为白沙湾新增添了一处景点，还契合了当地的一个传说。

那天，我是漫不经心、毫无准备的。

站在观景台眺望，东西走向的防堤坝影影绰绰。海鸥起起落落于坝上，而后融入晴朗的天幕。那一声声鸣叫，像缀满空中的风铃。某个时刻，某种契点，堤坝在海水不断奔涌中竟神奇地游动起来。稍远些的，随着海浪翻滚、碰撞，激起的白色浪花拥挤地贴附于坝身，再加阳光照耀愈发发亮，犹如传说中逃跑的白龙；稍近些的，随着海水劲头减弱，拍打堤坝溅起的水花少而弱，遮盖不住黝黑的坝体，像极了不远千里赶来的黑龙。

是虚幻吗？还是我脑海中的传说再起作用，使我产生臆想？但，它就那么真实地存在，在浪涛的一声声轰鸣里追来赶去，关于善恶，关于正义。

我踩着沙滩与海面的衔接处，柔软与坚硬同时抵达。我决定朝海的深处走一走，去感受冰雕雪塑的大海。

冰面寒意浓重，夕阳早已在海的边缘燃烧起来。红霞如一条从天而降的瀑布，气势磅礴地砸向冰面，激起的线条向四方飞溅，线条既激于冰，又如碎玉落盘。瀑布中段，仿佛碎割成千万条丝线不断地、无穷尽地往下垂、往下坠。冰面毫无惧色，以坚中带柔的气质承接。我被眼前宏大的自然叙事所折服，被这份壮丽的自然景观所震慑，敬畏之心油然而生。

一对身影从燃烧的天际线走来，从黑点到清晰。他们打闹，追赶，欢快的笑声不停地在冰面飞。我佩服他们的勇气和爱情的力量，在冰封与丹霞空间演绎童话故事里的王子和公主。太阳藏在云层后面，恣意挥霍着属于它的快意，瀑布霞光已被撕扯得宛如一只拖着长长尾巴的凤凰。冰冻的海际线在这特殊的光影里酷似一条冰龙，大自然呈现一幕“龙凤呈祥”“冰火两重天”的奇幻世界。

远处港口的灯一盏盏亮起来，像给海镶嵌珍珠头饰；几只烟囱冒出的烟，袅娜的飘向天空。

如果春夏秋的白沙湾是一位浓妆淡抹总相宜的丽人，那么在冬季她就是一位天然去雕饰的佳人。美得各有不同。

余晖尽染的白沙湾，宁静，洁白，通透。我该走了，绯红的手、靛色的脸比拟着晚霞。沙滩很软，我却特意寻找有厚雪的地方走，脚下发出“吱嘎，吱嘎”的脆响。因为我想唤醒沉睡的春天。

外地作家写营口

晨访楞严寺

(山东威海) 徐广远

正月十五的余温还未散尽，我踩着次日的晨光走进楞严禅寺。香客已稀，只有工作人员在收拾昨夜的香火。木铲翻动灰烬的沙沙声，成了这方古刹最清透的晨曲。

大雄宝殿前的香炉已被清空，残留的青烟丝丝缕缕，缠上雕花飞檐，又缓缓消散在风里，像要把昨夜无数的祈愿，都悄悄收进那斑驳的斗拱、陈旧的木梁里。我沿着青砖铺就的甬道慢慢走，青砖被岁月磨得光滑，脚步也不自觉地放缓，仿佛每一步，都在与这百年古寺对话。

转过殿角，楞严宝塔突然撞入眼帘。它是八面九级的楼阁式塔，青砖作骨，飞檐为翼，层层叠叠向上，直抵云天。每一层檐角，都似在轻迎长风，每一块砖瓦，都藏着岁月沉淀的安谧。抬眼望去，塔身高耸，如一支巨笔，在天地间写着无声的经文，写着慈悲，写着安然。

此刻，楞严宝塔正沐浴在初升的朝阳里，塔身的琉璃瓦泛着柔和的金光，驱散了晨雾的微凉。我绕着塔基慢慢走了好几圈，指尖轻轻拂过冰凉的青砖，能清晰摸到岁月刻下的纹路，那是时光留下的印记，也是古寺无言的诉说。

风穿过塔檐的铜铃，叮铃作响，清脆而不喧闹，像是在回应远处工作人员收拾香案的声响，一远一近，一轻一重，谱成了寺院独有的晨歌，漫过庭院，也漫进心底。

行至公园门口，一位妇人缓步走近，衣着朴素，手里捧着一支抽签筒，眼神温和，低声念叨着：“抽一支吧，很难的，求个平安顺遂。”我只是一笑，轻轻摇了

摇头。命运，岂是几支竹签便能算尽？古寺的清晨，新的一天，正从清扫的扫帚间、木铲的翻动里，缓缓铺展开来。未来不在卦象里，而藏在每一个当下的选择中，一步一行，一念一择，都在悄悄勾勒，属于你自己的人生模样。

离开时回头望，宝塔的影子被朝阳拉得很长，一直延伸到我脚下，与青砖的纹路交织在一起。原来真正的“求佛”，从不是烧最高的香、抽最灵的签，而是在这样一个安静的清晨，卸下浮躁，听见自己内心的声音。就像这被收拾干净的香炉，只有清空了杂念，才能装进新的阳光，才能在平凡的日子里，寻得一份心安与从容。



楞严禅寺。 徐广远 摄

征稿启事

一树一岁月，一叶一风情。一棵树，见证一座城。

“文旅”版面向读者、作者征集“营口的树”主题稿件。写街头绿荫、河畔垂柳、山间古木、百年名木均可，用朴实文字讲述树木与营口的故

事，展现滨城生态之美、城乡风貌与烟火气息。体裁不限，散文、随笔均可，语言接地气、有温度，字数1000—2000字。

稿件请发至邮箱332436822@qq.com，注明作者、联系方式及详细通讯地址，择优刊登。